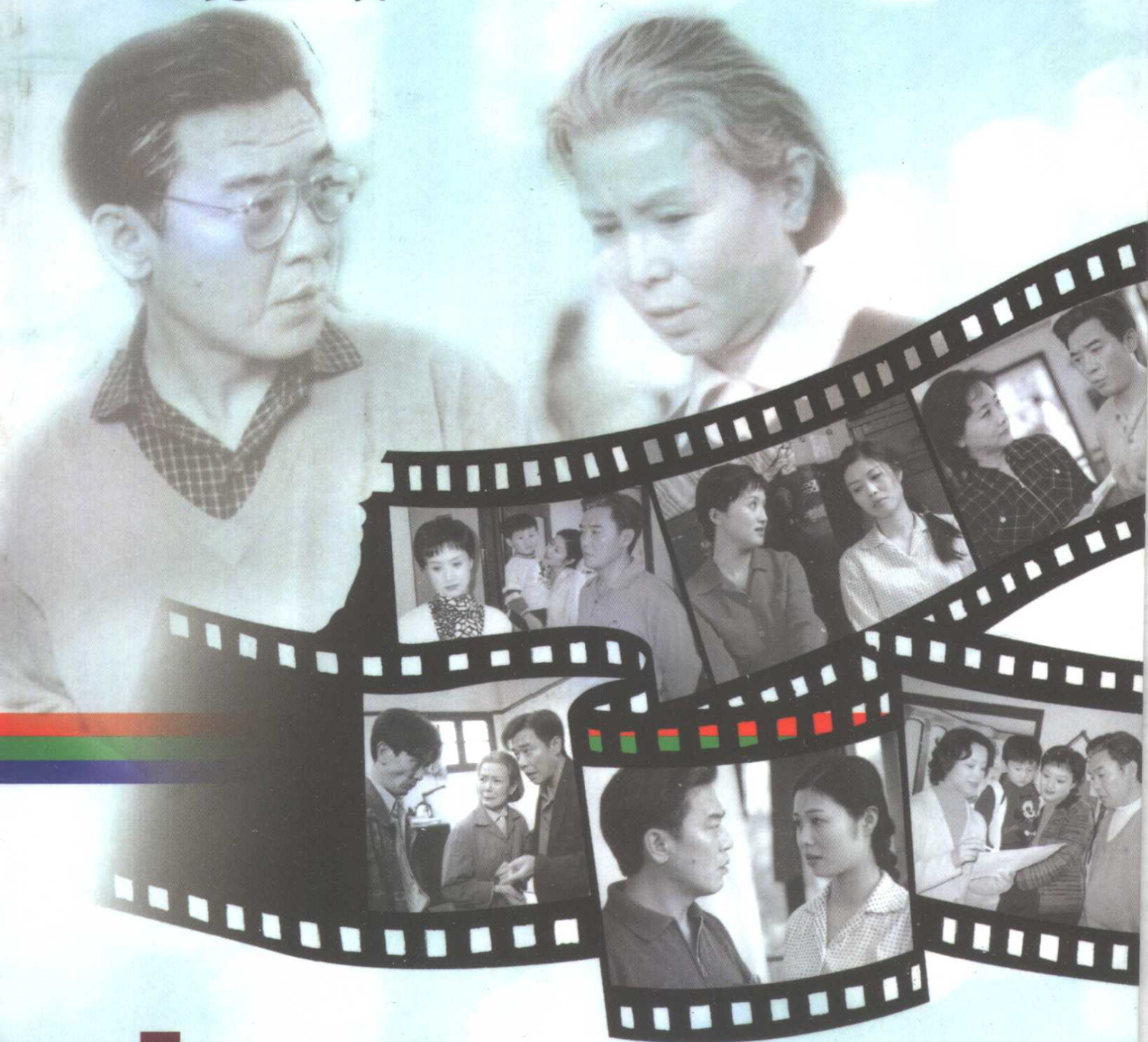


田教授家的

二十八个保姆·房客

王晓玉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田教授家的

二十八个保姆·房客

王晓玉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房客/王晓玉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5399-1461-0

I. 田... II. 王...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1165 号

书 名	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房客
作 者	王晓玉
责任编辑	王昕宁
责任校对	孙 楠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江苏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16 万
版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461—0/I·1369
定 价	15.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	1
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房客	33
五妹	69
妖戏	111
母·子·本命年	178
鬼手百局,你在哪里?	227

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

引 子

1

田教授家终于决定聘一个保姆了。

首先是因为聘得起了。儿子田平毕业后进了一家中外合资的图片公司，当美工，月工资超过了田教授田师母两人之总和。儿子很大方，很孝顺，虽然吃住都在集体宿舍，每个月还是上交老爸老妈好几百。田教授家从此有了余钱。更兼之从上个礼拜开始，聪明机灵的田平竟为退休在家的老妈觅得了一个发挥余热的岗位——为他们那家公司翻译图片广告资料，不必上班，在家工作，以字数计，不累人，报酬还颇丰。田家于是便有了聘请保姆的经济基础。

自然与此同时便也有了聘个保姆的迫切需要。原退休后承包家务的田师母，现在接来了计件制的翻译业务，翻过一页纸就好像是数过了一张钞票，于是就一头扎到了文稿纸上，再也难以自拔，对厨房间卫生间立时就没有

了兴趣。田教授一个人哪里对付得过来！田教授虽无官无爵无财无势，却有福娶了个里外一把手的好妻子即田师母。几十年的日子过下来，外面奋斗得再艰难再坎坷，一回家总可得尽妻儿的尊重关怀呵护侍候，因用进废退的规律而养出了懒惰和笨拙。因此，也就是他，力主立即聘保姆一个。

更何况，田教授所在的中文系发下话来说，今年下半年，已经停了两年的职称评审工作，又要开始了。田教授好比终于又等到了远远驶来的不定期班车。田教授这个教授不是正式的。他当年获得的这个教授称号，是由于申报的人和够水平的太多，下拨的名额却不足，由学校里自行认定晋升的。这种教授，不加工资，不配房子，只给个虚衔，虽可以对外宣称即印到名片上，但不在正式入籍编制中，官方称呼是“资格教授”，民间叫法是“名片教授”。田教授对此忿忿而又无奈，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期期艾艾。好不容易盼到第二次门缝徐开，田教授还不是要好好热一热身体伸一伸胳膊大腿以作又一次冲刺？根据规定，“资格教授”即“名片教授”要转为正式在籍有名有实教授，须得提供近两年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田教授手头正在撰写的那部《论士》，还剩下两章计二十八小节未及写完。田教授必须在下半年评审工作开始之前，加班加点地杀青文稿，交出版社出版，至少有个校样吧，以此备足晋升条件，堂而皇之地挤进那个门缝中去。田教授哪能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让锅碗瓢盆佳美洗衣粉白猫洗洁精羁绊！

田家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请一名保姆来！

保姆来了。

是由居委会主办的保姆介绍所担保了介绍来的，身份证扣在居委会里，有协议书，试用期一周，绝对规范保险。

二十六七岁的年纪，不胖不瘦，寡言少语，轻手轻脚，由田师母辅导着很快就烧出了四菜一汤的色香味俱佳的晚餐。

田教授田师母还有回来过周末的田平，都吃得很满意。

保姆吃得很少，而且只夹了几筷素菜，碗底几口饭，还是用一勺汤拌了匆匆咽下的。

田教授又很满意。见保姆去洗碗，便道：“挺懂规矩的，也不贪。”

田师母却有点疑心：“怎么吃得这么少，还不碰荤腥……会不会是有肝炎？”

田平呼应了母亲：“我看她脸色是不大好，这么黑，这么黄！”

田教授说：“人家刚从乡下出来，还能像你这样白白胖胖的？”

田师母说：“我明天还是带她去医院，查个血，看看GPT高不高。”

化验结果还没出来，保姆就在厨房炒菜时让油烟一熏，翻肠兜肚地吐了一大堆。

田师母毕竟是过来人，抓住线索审查，终于问清：她怀了孕了。



前面生过一个女娃，婆家希望有个男孩，为了躲过乡里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就打发她出来当保姆了。

田师母付给她半个月的工资，还为她买了一张回乡的火车票，一直送她送到了车站。

至于她有无登上那车，田师母就知道了。

二

难得一个初中毕业生。

活泼泼，鲜灵灵的，随着切菜炒菜洗衣服拖地板的节奏，哼哼着各式各样的歌——还多是田教授田师母只听着耳熟却一句也唱不出来的流行歌曲。

一问，才知道她还报考过前线歌舞团，落榜主要是因为身高未过一米六十。

三天之后，田师母把她介绍给了自己的一个学生。

学生在“百乐门”娱乐总汇管着卡拉OK厅，总为觅不到既有才气又不失正气的好歌手犯愁。

好歌手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是田教授家保姆工资的五六倍。

好歌手不久参加电视台的“卡拉OK大赛”，获了奖。

又不久，好歌手出了歌唱专辑。

她后来加入了田家至爱亲朋之列。

三

歌手之后的这一位，也是读过初中的。

田师母带了她去买菜，一人拎一个菜篮。
买了土豆、黄瓜，实墩墩的，她往田师母篮里一扔；
买了菠菜、草头，松扑扑的，她往自己篮里装。
田师母没等她做满一周试工期，就请走了她。

四

“喂，是田教授家吗？”

“是的……哪一位？”

“是你们家要找个保姆？”

“对对，我们急需着呐！你是……？”

“我在保姆介绍所呐……我看到了您的登记单，我想来应聘呐……”

“好好，欢迎欢迎……”

“可我想先问几件事呐……”

“行行，请问吧！”

“家里几间房呐？”

“三房一厅，两南一北，明卧大厅，煤卫齐全，设备配套，交通方便……”

“好呐。有电视机吗？”

“有有，二十九英寸大屏幕松下彩电，公用天线加密频道，一天二十四小时，能收到港澳地区节目……”

“好呐。有电话吗？”

“有有，国际国内长途直拨，IDD，录音无线免提功能齐全……”

“好呐。洗衣机是哪一种牌号？”

“小鸭圣吉奥自动微电脑，永不生锈铝外壳……”

“好呐。带不带烘干功能呐？”

“这……这倒没有……”

“那你们怎么晾衣服呀？”

“阳台上有个晾衣架，铝合金的……”

“咳，何不买个烘干机呐？百货公司有卖的，国产的，只要千把元就够了……”

“倒也是……阴雨天晒衣服的确是个问题……”

“那好，我同意应聘了……”

“喂喂！你等等，等等！”

“我没什么事要问了。”

“小姐！您别来了！等我进一步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您再来吧！”

五

“是田教授家吗？”

“是……哪一位？”

“这里是保姆介绍所……是你们家登记要保姆吗？”

“是的，我们急需。”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不过先得声明，我们家没有烘干机……”

“烘干机？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就是说，晒衣服是要晒在阳台的架子上的！”

“那当然喽，当然是要晒在阳台上的啰……”

田教授大松一口气，语调随之平稳而柔和起来：“您有什么问题，请问吧！我们家，真的很急需……”

“请问，你们家有老人吗？”

“老人？老人，有啊，我不就是个老人吗？”

“田教授，这登记表上，不是说你只有五十五岁吗？”

“是呀，五十五岁，不也可以算是老人了吗？”

“不算不算，田教授您离老人还远着呢！我是问，你们家还有上一辈的人吗？老爷爷老奶奶什么的……”

“有啊，我父母还健在……”

“哎呀，怎么还在呀，都该七老八十的了吧，还在？”

“你……你这是什么话，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医疗条件好了，七老八十的老人多得是！不光我父母健在，我们田师母的……喂喂，你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要是有老的嘛，我是不干的……”

“嘿嘿，”田教授冷笑道，“我们家的老人虽然健在，但不是住在一起的……”

“呵呵，那太好了，我马上就来报到……请问你家地址……”

“免了吧你！”田教授说着，挂断了电话，然后对着那话筒说，“你就别活到那七老八十岁吧！”

六

干了才两天，她就不辞而别。

只少了抽屉里的三百多元现金。

到介绍所去查问，方才发现身份证是假的。

懂行情的人说，南方许多中小城市的街头巷尾小铺地摊上，都有卖这种假的身份证，几元钱一个。

幸好临近月底时，田家的日用资金，也总是只有这么二三百元的了。

七

来了电话账单。

三百多元的长途费。

田教授说他本月一个长途也没打过。

田师母说她只给苏州的妹妹打过一个，绝对不到三分钟，而且还是晚间十点，为的是九时后半价优惠。

拨个电话到田平宿舍质问他，田平大叫冤枉，他说他但凡需打长途，都是乘经理不在时，用公司里的电话偷打的。反正偌大一个合资单位，也不在乎这么点，是劳动人民从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中，追索回来九牛一毛而已……

田教授与田师母茅塞顿开。家里的这位保姆来了将近一个月。曾听她说起过，家乡的老父母与兄长同住，而兄长家里是安了电话的。

田教授舍不得继续被劳动人民追回九牛一毛，很快就与她结算了一个月的工钱。

八 ~ 十

自她买菜后，物价就突地飞涨：黄拉拉的鸡毛菜二元五百克，十余元五百克的带鱼竟细如田教授的裤腰带。田教授一度以为是中国即将加入“世贸协定”之故。经田师母查核，方知是碰着了一名揩油老手。

自她来到后，田师母搁放零星家用的铁皮盒子里，

隔三差五地总会少掉那么一两张十元五元。田师母一度以为自己不但还处于更年期阶段，且已有了遗忘性老年痴呆之前兆。有心验证，头一天用笔记下了盒内的确切数目，次日启封核对，方知家中请进了一名小贼。随即辞退。

自她进厨掌勺，鸡汤鱼汤肉汤全然无了鲜味。窥视之，方知其烹饪之秘：那第一道靓汤，全由她勺出先滋补了自己。

十一

有了前后十余次的经验，田教授田师母已练出火眼金睛。

两人联手行动，择一礼拜天去数家保姆介绍所细细甄别，终于选中了她。

果真是与众不同，随身背着一个牛仔包里，除了几件替换衣裤，就是书。

很麻利地做完了一应家务，就在自己的北屋摊开了她的书和本子。

竟全是高中课程。

田教授和田师母于是开设家教，分别任语文和外语辅导教师。

田教授的书稿于是进展缓慢，田师母的计件工资更是锐减。

田平评议道：“什么叫红烛精神？这就是。”

两个月后，高考临近，大家依依惜别。

不久传来消息，她已被北大录取，是外国文学系。

这是田教授迄今为止用得最称心满意的一个保姆，

以后就只是可望可思而不可求了。

田平又有评议：“这是保姆吗？这是你们俩带的研究生！”

十二

牛高马大的一个。

就是爱哭，哭的次数比尿的次数还多。

还特别爱看电视里的动画片，看得咯咯地笑，让人都不忍心转换频道。

“下星期就是‘六一’了。”她说。

“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她又说。

田师母起了疑心。

细一追问，又哭，这才说出她刚过了十三周岁。

田家不敢用童工，为她买了返程车票。

临行，送她一个大书包，里面塞满了田平小时候看的连环画。

十三

田教授挤着公共汽车去介绍所。

人挨人的，田教授忽然感到背部有点异样。

受力的部位有点不均匀。软软的两块，挤压着，揉动着，牢牢将他贴住。

田教授明白那是什么。田教授不敢回头，只敢调动眼角末梢和感觉神经，确认了后面的确是个女性。

一度他想仅只是因为车太挤,于是试图躲避。

但两块软肉不屈不挠,赛似有电流的磁铁。

田教授便意识到自己遭到了非礼。

“报上曾读到过,”他想,“某男状告某女对他施行强奸……看来是会有这样的事……”

他匆匆下了车,虽然这车站离他要去的保姆介绍所还很远。

那女人竟也跟下车来。

“先生……”她跟着说。

“你……你……你要干什么?”田教授大窘,满心的羞惭,好像施行非礼的不是她,而是自己。

这就是做男人的吃亏之处了。

“先生家里要保姆吗?我可以跟先生去……”

“不不。”田教授赶紧摇头,并且完全是下意识地,从口袋里往外掏钱。

他看都没看给了她多少钱,加快脚步逃上人行天桥。

十四

走上人行天桥,田教授想倚了栏杆歇口气。

一个中年男子挨到了他身边:“恭喜恭喜,先生你要交好运了……”

田教授凝神看了看他,明白自己遇到了一个街头看相人。

“先生天庭放光,两颊映红,不但要交官运财运,还要交文运,桃花运……”他喋喋不休地说。

田教授红了脸——背上倏地又有了刚才蹭着那两个

肉蛋的感觉。

“先生的运道正旺，两情欢洽，如鱼得水，保不住还能再添个一男半女……”声音压得低低的，“要不要给先生介绍个小姑娘？……可以先领回家去，说是小保姆……”

田教授连忙再掏钱，塞出去，拔腿就走。

他没再去保姆介绍所，径直返回家里。

他对田师母说，近期就由你分管这事罢，我好像是交了……交了什么霉运，不宜再沾手。

十五

该交什么运，就总躲不过要沾什么运。

田师母横挑鼻子竖挑眼地领了来的这一个眉清目秀且又低眉顺眼的，第二天就向田教授发起了进攻。

田教授是被一阵香风毒雾从书案前熏得惊醒过来的。

其时他正在校对书稿，沉迷于自己的劳作果实中，灵魂似已遁出尘世。

惜乎三十余芳龄的这位进攻者在送田师母外出去后立即锁了门然后洒了香水然后就伏到了田教授的书案边。

“先生学问真大，字写得真好看呀……”她说。

恭维并不高明，对田教授来说完全是对牛弹琴，但袭人的香气却令田教授耸起了鼻子，好似再睡熟的猫，也不会闻不到凑近了的鱼的腥味。

田教授从文稿上抬起头来时，见到了一双离自己不足半尺之遥的媚眼。

田教授一时里有点发愣。

“师母出去了，她说要到中午才回来……”软乎乎的身子竟就坐到了膝盖上，两条手臂如藤蔓般缠上了颈脖。

田教授一时里便很有了一点儿发晕。

这故事要不是因为田师母突然返回，就不知道该如何发展下去了。

田师母临上汽车才发现自己忘了带钱包。

她的敲门声中止了田教授的桃花运。

去开门的保姆泰然自若，依然是一副低眉顺眼的厚道模样。

只能将脑袋深深地埋到文稿中去的田教授连脖子根都红涨得艳若桃花。

田师母抽动着鼻子说：“怎么了？把什么给弄洒了？”

保姆说：“不小心弄翻了香水瓶子……真对不起……”

田师母安慰道：“没关系没关系……是我女儿从国外捎来的，我平时又不用……”

田师母取了钱包几乎都没看田教授一眼就重又打算出门。

田教授霍地起立，用已不像人声的颤音喊道：“你别走！……你……你带她走！……换……换一个……”

田师母后来说，没想到田教授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还挺有魅力的。

田教授说，对她有魅力的不是我，是钱。

田师母问：那天要是我没忘了带钱包呢？

常听田平谈谈股票经的田教授说道：“我可不想被套牢。”